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

列傳

唐七十

李訓

鄭注

王涯

賈餗

舒元興

王璠

郭行餘
李孝本

韓約
顏師範

羅立言
李貞素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

梧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藥術仲言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印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

耻欲夷絕其類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仲
言尚縗纛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
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
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於是給事中鄭肅韓偓諫
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
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
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
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

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宜人陳

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

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鵠死

案舊書文宗紀李訓之為兵部

郎中知制誥在太和九年七月甲子作相在九月已決殺陳弘志在九月癸亥蓋前訓作相七日酖殺王守澄在十月辛巳又訓作相後十二日也綱目與紀略合新傳序於作相之前舊傳序於作相之後俱誤又

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

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

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

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閔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

皆惴惴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
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
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
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
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
實猜克待遲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為
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
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

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為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不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

等怪之曰將軍何為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閤者將闔扉為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眾罵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眾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輦入東上閤

即閉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臾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
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
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
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
與怨嘖帝懼偽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舒元興
王涯皆為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
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
涯訓等第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

無餘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
閉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
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
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
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
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
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
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

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
而儆之兵乃止帝逼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
本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餓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
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志弘給出之俄行餘立言皆得
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訓既敗被綠衣詭言
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
奔鳳翔為盤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祈監
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

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膏斬梟首以徇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臯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自是感疚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為愬煮黃金餌之寢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

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
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
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
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
紳側目御史李款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
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
策判官士議譴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
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

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
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
學士時李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
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承是進退士大夫撓翫朝
法賢不肖淆亂俄檢校尚書右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
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
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
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渹水注奏

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監軍張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給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寮屬皆死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籍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博學工屬文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

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
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
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
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
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畧雅州
涯調兵拒之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
鐵轉運使寶歷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

召拜太常卿四年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
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自李師道平三道十
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
公上涯始建白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俄檢校司
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
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
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籍田宅入於官子孟堅為

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
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
授渭南尉集賢校理累擢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
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為諫議大夫惡其
人為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
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入為太常少卿復知制誥
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

臧縣男太和九年出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劉
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餽與馮宿
龐嚴為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

案宰相世系表作世家廬江
舊書作江州又與此互異

地寒

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郁士美異其
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
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

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陳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

王璠字魯玉萬年人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累遷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者稱於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疏論之逢吉憚絳正過其事不奏但罷璠為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明年出為河南尹時內廩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服入為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鄭注姦狀

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
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
事出為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以逢吉故吏薦之復
召為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
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
使已而敗

郭行餘者元和時進士累擢京兆少尹歷任至楚汝二
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

故用之及禍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畧涉書有吏幹歷
兩池權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
卿太和九年代崔鄩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事敗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
府改楊武令以治劇遷河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羅
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
廬州刺史召為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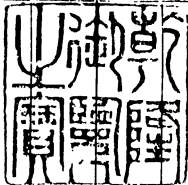
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為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訓敗及禍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興引知雜事元興入相擢權知中丞事亦因訓及禍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

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
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
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一至
四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

唐

七十一

李德裕

陳夷行

李紳

李回

李讓夷

魏謩

曹確

劉瞻

李蔚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學既冠卓犖

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怠荒于政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

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
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與元稹相怨奪其
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
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
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殫而下益驕德裕自
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南方信機巫
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

慈大倫使相曉敕違者寘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
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妝具德裕奏所須脂
盃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
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不報又詔索盃條繚綾
千匹復奏止之自元和後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
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
因年財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

錢二千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

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相欺誅往汲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請下觀察使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極諫息元果誕謠不情終帝世無他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東政

且得君出德裕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
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
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
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
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
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資
結蠻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盜策非是非痛
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

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通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又料擇伏瘠舊獠與州兵任戰者廢遣獐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伏羲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岷關徙舊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杪運內

粟贍黎舊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
常以盛夏至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以十月為漕始
先夏而至饋者乃安於是二邊宴懼南詔請還所俘掠
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
因山為固東北絲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
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
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
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

按德裕
追論維

州事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于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逐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韋皋欲經畧河湟頻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舊唐書採以入傳新書刪之亦不載於吐蕃傳維州唐地陷蕃本末形勢俱不瞭如且無以徵德裕之善計宋恃外夷素無自強之策惟以守信偷安即司馬光亦以德裕為非胡三省謂元祐棄米脂四寨予西夏美當時國論大指如此也今從附錄

會監軍

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

辭皆若可聽顧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
無由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
學士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
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訓小人頃咎
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
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
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免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
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

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
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
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
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
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
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
路隋質之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
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相末

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旋起為浙西觀察使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其在

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
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名為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
委任而後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
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喻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
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
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
是辨之則無惑矣

註按通鑑輯覽

御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二語似矣然邪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畧正矣然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

仲對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害霸也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率三宰相見延英泣諫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政將暮夜乃還德裕上言願節田游尋冊

拜司空

按新唐書本紀會昌二年正月李德裕為司空三年六月為司徒舊唐書本紀則元年四月進

司空二年五月兼守司徒年月不同考舊傳位司空在
迎公主還下守司徒在贈悉怛謀下二事俱在會昌三
年舊書紀傳叙
次前後皆誤
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

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
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
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
窮來歸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天
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
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

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弓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
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把頭峯
以畧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
掠黨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
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
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碯者
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
畧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

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
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
千里縱得之無用也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
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榘擅留事以邀節度
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
曰可勝乎對曰河朔榘所恃以脣齒也如今魏鎮不與
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
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欲誅榘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

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
章固爭德裕獨請討帝曰為我語於朝有沮軍者先誅
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
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
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
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禎未下朝廷益憂議者頗
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寶如太原偵變

按馬元寶
舊書作元

貫

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

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耶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弁何得耶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寧捨殯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

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
將一屯以報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
縣故元達等下邪洺磁而積氣索矣未幾郭誼持積首
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豎子安知反職誼為之今
三州已降積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
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為積
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尋改衛國公帝
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以為黨信乎

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去者皆怨時天下粗平數上疏乞骸骨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

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
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
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
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皆素讎大中元年使黨
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

州司馬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
絡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為武宗所
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觀太尉顧我毛
髮洒浙數語與霍光駉乘何異則德裕之致禍本其身自

取豈待同列巧為排擠而宣宗猜忌
寡恩之失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明年又導吳汝納訟

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

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罔上

不道乃貶崖州司戶參軍事

按舊唐書傳大中元年秋再貶崖州司馬明年冬又

貶崖州司戶二年冬又貶崖州司戶紀又以崖州之貶繫之三年九月制詞解潮州司馬李德裕可崖州司戶

舊傳所云明年冬又貶崖州司戶者衍文也至年月互異之處未詳孰是明年辛年六十三

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

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命武

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

吾意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子燧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燧子延古司勳員外郎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獄朝

廷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釧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
痛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
薦可任諫諍官不果用大中初為左拾遺德裕被放柔
立內傷之為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謹按通鑑
輯覽

御批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冤
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報且罪及推勘之人
徇門戶而專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為所
斥乃以為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懿宗時

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歿

十年

陳夷行字周道具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累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官夷行兼侍讀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議論往往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起之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郃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

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
然夷行曰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
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耶帝以
其面相觸顏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
竇洵直當銜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
行曰諫官當銜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
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

按糾謬駁此傳及
韋溫傳謂璋初授

王府率因洵直爭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為猶封還
詔書無乃誤記蓋洵直所爭者授王府率溫所封還者

除光州刺史詔書雖相承而各為一事次第諫爭本無誤也

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

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夷行曰陛下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蘧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蘧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

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輩陰助以排斥
朋黨天子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吏部尚書尋拜華
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
事進位尚書左僕射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
校司空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
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蘇州刺史韋夏卿數
稱之葬母有烏銜芝隆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

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紳以錡所為不法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楊宗名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牛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故事詆訐繇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入謝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

來省紳雅與栢者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
紳誚之虞失望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
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
隙內結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使守澄從容奏言
元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
誦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
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人
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

于紙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
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寶厯赦令不言左降官
興量移處厚執爭詔為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
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紳至虎不為暴以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
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畋以紳
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
千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
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
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
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
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為永寧尉
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賊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
判官魏鉤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
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

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湘為人誣讎以娶妻資賸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座不得歸塋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使不

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
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
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詔削
紳三官子孫不得仕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為怨仇
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威烈或陷
暴刻故雖歿而坐湘寃云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

按宗室世系表卯王房次子長平王叔良

生卯國公孝協孝協生婺州刺史思忠思忠生宣州士曹參軍建威建威生泗水令峻峻生奉先令如仙

如仙生曰曰為長平王叔良六世孫新興
王德良乃邠王第四子非回祖也傳誤
本名躔字昭

回避武宗諱改為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
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
裕雅知之彊幹無不辨絲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
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
積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
往諭何弘敬王元逵取邢洺磁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
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

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
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顧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
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戶
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武宗崩為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坐不
糾摘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
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大中九

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
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林學
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
進中書舍人武宗初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
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
以疾願還卒於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

以儉約自將為世咨美

魏謩字申之文貞公徵五世孫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
汝士辟為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
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
衡方厚貶滁州司戶俄徙陝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
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
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詔
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

其二女沒入宮。薶上言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薶以為右補闕。教坊有工善新聲。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薶獨固諫。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僕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薶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不報。

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蕃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蒙因敕蕃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蕃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帝自臨問詔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蕃上言事繫軍

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
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
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
人弘文館直學士固讓乃拜始薨之進李珣楊嗣復實
推引之武宗立薨坐二人黨出為汾州刺史俄貶信州
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
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
郎事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

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麤治惟東
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
下帝為感動會唐毗國獻象蓐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
還其獻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
藉人無敢言蓐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
犀鎧數十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
之無他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蓐引
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

年

按宣宗紀宰相表俱云暮以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罷相此作十年脫一字至吳鎮所糾本傳以為十五

年謂差四年者

不知據何本

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

代召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

卒年六十六贈司徒謬為宰相議事天子前讜切無所

回畏宣宗嘗曰謬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

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累拜兵

部侍郎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

侍郎確選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帝罷優人李可及

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按百

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此云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其數不同吳縝糾之未知孰是謂房玄

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

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帝不聽確居位六年進尚

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

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

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南節度使咸
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
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
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帝大怒即日賜罷
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
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廬州刺史巖等殊未懽按圖視驩
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
諛擠舉以為寃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

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贈為人廉俸
餘以濟親舊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
御史累擢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蔚上
疏切諫不聽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
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
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

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
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

唐 七十二

李程 廓

李石 福

李固言

李珣

崔珙 瑄

鄭肅 虛商

盧鈞

韋琮

馬植

周墀

崔龜從

裴休

崔慎由

安潛
彦曾

蕭鄴

劉瑒

夏侯孜

杜審權

讓能

畢誠

楊收

發

徐商

彦若

劉鄴

豆盧瑑

趙隱

路巖

章保衡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
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
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順
宗即位為王叔文所排罷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

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嫺日過八埒乃至時號八埒學士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為淮西都統命程宣慰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欲於宮中營新殿

程諫曰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

按宰相表檢校兵部舊傳同此誤

領宣武

山南東道節度再為僕射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武宗立為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諡曰繆

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

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
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
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太和中為行
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
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孤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入
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
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故李

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慙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為強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

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又勸節用度去冗食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言宰相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召募請直以金吾為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

塵起百官或韞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
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
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
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
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曰入乃止是日非
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俄進中書侍郎因言致治之道
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
閤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

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藩鎮日橫天子為旰食元和間
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
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
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
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
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
李固言曰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
於人朕奚慮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

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宰相所用強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闕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

知其然而不能理遂罷去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
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
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
之常日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給以半士怨又促
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
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
尚書右僕射

弟福字能之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

鄆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為校理調藍田尉石當國
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
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義者以將貪產怨議
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以善政聞徙鎮鄭
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
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
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

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
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
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郭聞福至乃走
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
卒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
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
知雜事進給事中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

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名為吏部侍郎州大豪何
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杖殺之尸諸道
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
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為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為平章
事仍判戶部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為西川節度使讓
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

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
行以僕射為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
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史撤竿用舟邀弓行人固言除
之以疾復為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
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
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允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
擢右拾遺穆宗即位召李光顏于邠寧李勣于徐州期

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龔韋瓘馮藥同進
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
改陵土新復過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
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懇忠勞之臣
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
之歡為厚耶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
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
下無事忽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飲與鹽粟同

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
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
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
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出為下邳令武昌
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除禮部員外郎
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加戶部
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
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李宗閔以

罪去珏為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李固言入相珏
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
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
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
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

按新傳叙次於當時情
事未晰今從舊唐書輯珏數

辭位不許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
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
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

禁中事遷門下侍郎為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
安上門陷于淳罷為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
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
尚書召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
南節度使珣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
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粟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
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

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頴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為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為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有理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

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革其
弊見珙意慷慨又治泗得士心即詔珙代瑀居二歲徐
人戢畏入為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滌
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
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
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
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為使
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

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
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鳳翔節度使鉉復
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
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
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於官子涓御史大夫

琯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
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
進給事中太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

絳復往慰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
為讒所危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
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為荊南節度使進左丞
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
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
弟璵璵尤顯璵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擢
進士第終吏部侍郎

子遠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

侍郎從遷洛罷為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
為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諸崔自咸通後有名厯臺
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祖母長孫
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
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
所本云

鄭肅字又敬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學有根柢第進士書
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

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
王為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為陝虢觀察使
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
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斥有端
肅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
方熾太子終以憂死出為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
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
徙徙有大臣節召為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

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即位遷
中書侍郎罷為荊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
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中書舍人仁表起居郎始肅罷
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為臣范陽人蚤孤寡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
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
卿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
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進浙西觀察使召為刑部

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為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祕書正字從李絳為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

裴度為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
進吏部郎中出為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
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闕輔驛馬疲耗鈞為市
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
舶始至異時帥府爭賤售其珍鈞一不取蕃獠與華人
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亂鈞下令蕃
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姓窮弱不
能自還者以奉粟資助又除采金稅以戶部侍郎召判

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
六千步以障王師代劉禎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
節度昭義軍會禎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
昭義禎將白惟信保潞城未下石雄召之使往十餘輩
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
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
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
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戍卒驕不欲

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奔潞城文
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
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
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壯騎
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
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
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
晏然召入復為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

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為左僕射鈞宿齒數外
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數移
病不事事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
師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
朝咨歎以鈞耆碩顧不任職咎綯為媚賢綯聞言于帝
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
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
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所居官必有績

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韋琮字禮玉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卒

馬植字存之鳳翔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飾政洞夷便安州部廢池珠復

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
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
還朝不得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白敏中當國凡德
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
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
左軍中尉馬元贇最寵賜通天犀帶植素與元贇通昭
穆元贇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
震恐具言狀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

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起忠武宣武節度使卒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
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
古文宗雅重之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
俄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
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
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

男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
寄它事以廣父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
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
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持
不與由是妄進者少袁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
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劍南東川節度
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

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右僕射尚書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
良方正及書判拔萃二科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
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
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薨宜於計
日輟朝不宜於數日外三品已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
不宜輟朝詔皆可其議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
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

為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為戶部尚書判本司事四年

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

舊唐書宣宗紀
大中二年

以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歷三十卷

上之

舊唐書宣宗紀云續柳芳
唐歷二十二卷數不同

十一月檢校尚書左僕射

充宣武軍節度使六月罷相累歷方鎮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為浙東觀察使

劇賊栗錙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休擢

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為監察御史

更內外任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詳已辭畧它議請宰相入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為冒沒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遺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裒能者謫怠者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居

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
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
收卽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
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
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
七十四贈太尉休能文章書楷有法嗜浮屠法演繹其
說數萬言

崔慎由字敬止司空從之子聰警強記資端厚有父風

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為
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
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改引劉瑑而出慎由為
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
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
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
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

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
膺別傳慎由弟安潛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
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號令精
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
州時宋威屯曹州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
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請以陳許兵三
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

金史卷一百一十二
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
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
以戰是勞不蒙賞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
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為姦利者安潛皆誅之宰相盧
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
賊劍南召為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
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
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

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

彥曾領南節度使能之子咸通初由太僕卿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為政剛猛徐軍素驕彥曾長于撫民而短于治軍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士多怨桂林戍卒叛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剽虜北還自浙西趨淮南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審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紹言士思歸不敢過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衆率奔充

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
號於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
勛衆四面起壙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
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
乃殺彥曾于寢自監軍使連官屬皆死贈刑部尚書乾
符中錄其子祐之為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
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
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

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為右羽林將軍
詔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于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
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為之瘞匿免其子弟賊平
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條官焦璐溫廷皓李稅崔蘊
柳秦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蕭鄴字啟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
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
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為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
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
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
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劉瑑字子全高宗朝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
夷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幅
大中初擢翰林學士會伐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遷刑
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

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
聞法家推其詳由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徙河東未
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
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璩質曰王
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
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
不能對由是罷相俄而璩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內猶
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璩

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與璩同知政者夏侯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擢進士第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由
兵部侍郎諸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仍
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
為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為貞
陵山陵使坐墜壞出為河中節度使咸通時蠻犯蜀深
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卒

杜審權字殷衡太宗朝宰相如晦六代孫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為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絢崔鉉連師犄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為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與杜悰俱位將

相怵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為推官以長
安尉為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鄩牛蔚二府稍
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案僖宗狩蜀奔
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為翰林學士方闕東兵興調
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
無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
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

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為勒乘之朱玫兵逼乘與帝
走寶鷄獨讓能從帝次襄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煊即偽位藩鎮附者十八貢賦不
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策讓
能建遣大使入河中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京師平進
中書侍郎徙封襄王郡公官吏多汙偽署有司皆欲論
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
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

自大順後兵寇疆恃功不奉法朝廷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與領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詔書責詆讓能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又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使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與諫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

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為太尉
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京師爭避亂
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
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
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朕顧奄奄度日坐
觀此耶卿為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
削祿僭嬖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
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

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整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

林官御史中丞弘微戶部侍郎皆被害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於世

畢誠字存之荊州司馬邕之曾孫太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德裕忌之出為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辱誠沛然如處美官以職方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即拜刑部侍郎出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列軍遣吏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餉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復修祀頭七十峰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

楊牧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
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吳人號神童博學強記涖
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剖拭有
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
調猶蘿薦附灌木然時有安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牧
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牧
曰能為文王操乎洗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
大絃牧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

乎祀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
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
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
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
者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
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
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
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

圓鐘函鐘之說故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
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
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
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
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
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
冠也不肯先兄假仕假禡褐乃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
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劔南東西川輒隨府還宰相馬

植表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

遷誼不可先固辭復為掾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

按地理志

嵩州縣西瀘本可天寶元年更名

直嵩州西南地寬平

多水泉可灌秔稻或為掾計興屯田掾將從之收曰田

可制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

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

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乃止始周墀節度東川表

其弟嚴掌書記墀卒掾辟為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

府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
臺收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嚴亦自揚州召為監察御
史旋以母喪免服除淮南崔鉉府為支使還即拜侍御
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
時累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
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
軍以拒蠻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

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滿侈吏客倚為姦收之
相中尉楊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誘收不
能從玄价以負已陰加毀短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
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
收前用嚴謨為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貶端
州司馬俄流驪州詔內養追賜死收自作書謝丐弟嚴
死奉先臣後即仰鵠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後詔追雪
復官爵子鉅鏐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

常侍鑄至戶部尚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
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詔百官
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為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
知禮者黷之改太常少卿為蘇州刺史徙福建觀察使
以能政聞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操剛嚴軍遂怨起
為亂因傳舍貶發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嚴
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

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為邵州刺史徙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涉具五代傳

徐商字義聲越州刺史有功孫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擢進士第大中時累官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使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襍紙為

鎧勁矢不能洞徙山南東道襄多山棚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迹捕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商發捕盜營士往平之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

子彥若事僖宗為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為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為御史大夫

金史卷一百一十二
乾寧初復當國進太保齊國公崔盾專政以彥若位已
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善文章母病廢三復
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表為掌書記會昌時
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
辭德裕使與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去客江湖間陝虢
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
拾遺召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德

裕誣死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為還官爵綯去位鄴
乃申直其冤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
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
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為迹親俄
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
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
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匡將軍張直方家賊捕
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於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為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累擢嶺南節度

使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
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
左右捍之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閨
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
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
不敢以貴權自處僖宗初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
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為吏部尚書居母

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五代史有傳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及進士第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通賂遺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既權倖則爭與保衡還相惡罷為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

按方鎮表咸通九年置定邊軍治邛州十一年廢巖鎮西

川在十二年且定邊軍乃李師望
置竇滂敗已廢不因巖也史誤
扼大度治故關取壇

丁子弟教擊刺史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
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
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
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
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倚為姦巖不
甚制嘗閱武都塲咸籌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恟
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

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其家巖美鬚髯至江陵兩皆皆白
捕誅咸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
罪誅剔取喉以驗俄而自及

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
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愛之恩禮最
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眷又進門下
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王

鐸舉保衡進士蕭邁與同升以嘗薄已皆見斥逐楊牧
傾路巖人益畏之主堯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
為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
保又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堯
見貶者偕復起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二